**军营杂感**

高一（10）班 李卓潼

发动机的轰鸣声渐响渐远，我们也就随着这隐隐约约的微弱声音离那片绿茵场而远去。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如同我们来时一般，似是从未停留。只有手腕上那条浅浅的伤疤提醒着我这五天的经历并非梦境。

享生活

“做不好的人就给我留下来补训！”

初来时，在军营门口我们远远地就看见一个短小精悍、稳健微胖的身影一步一顿地缓缓走来，隐隐地我好似看到了他身后的张扬着的气势汹汹。他那身整齐的军装和帽子上的红星无不在向我们示威着他的不可侵犯。他下达的第一个指令，是让我们将行李箱提起来拎到六楼的宿舍。无疑为了能防止遗漏，我们的行李箱装的又大又满，能提起来都实属不易了。我们一个个都咬紧着牙，似乎随时都能从那紧紧抿着的嘴里迸发出反抗，但当我们的余光瞥到一旁威风凛凛面无表情扫视着我们的教官，都不一而同地低下了头，默默地死受着。至此，我似乎已经能预见未来五天的艰苦生活了。

但生活就是那么的戏剧性。我们的教官非但不是个魔鬼，反而还是位难得的天使。正当别的班，喔不对，是别的连队正苦苦训练队列时，我们正歪七八扭地坐在红红的塑胶跑道上，仰头喝着军壶里略带铁锈味的水，笑看他们紧皱眉头挥汗如雨。一旁那张印这“三营十连”的红旗正悠悠于空中飞扬着呢。当教官终于觉得有必要教我们一些东西的时候时，他慢悠悠地站了起来，不疾不徐地教我们打了两三遍“军体拳”，然后就告诉我们自己练习，十五分钟后一起打一遍。说完，他便迎着我们诧异的目光，又不疾不徐地坐下了，静静地看着远方。从未遇到过这种训练方式的我们着实愣住了，转头又望望坐在一旁不时看向我们的教官，终于是三五成群地开始练习了。待到教官命我们集合起来一起打给他看时，我竟惊奇地发现我们的训练效果和旁边休息时间和我们训练时间一样多的连队没差嘛。其实吧，只要带着认真的态度去训练，几遍的质量就堪比几十遍的质量啦。

最后一天结营时，我们都穿的整整齐齐，一举一动自带威风，行经主席台时那震天的口号声实在和平时懒散的我们判若两连。甚至就连我们和善的教官都说：“哟呵，你们那口号声咋和平时那么不一样呢，吓得我都差点忘了下口令了呢。”

回首看看我们这不算辛苦的五天，教官带着我们这一连队的新兵在魔鬼总教官的视线范围之外悄悄偷懒，因此我们休息比人多，睡得比人早，过得比人舒服。虽然到最后没能拿个优秀连队，但至少也没被魔鬼总教官训过，这么想来我们可比那些揉胳膊揉腿哀声连天的同僚们幸福多啦。这军营生活啊，还挺好。

叹 今宵

“实验学校高中部、中学部文艺汇演，现在开始！”

这是我们在军营的最后一晚，也是情绪最汹涌的一晚。

镁光灯下照亮的，是舞台中央一张张青春活力的笑脸。那从他们脸上荡漾出来的笑容啊，温暖了这个寒夜。低回婉转的独唱，将我拉进思念的漩涡；热情可爱的舞蹈，燃着空气中暗涌的激情；气势雄浑的合唱，炒热全场气氛；幽默乐人的小品，让我笑出颗颗泪珠。看着这一个个精妙的节目，我一面感叹着“山中藏卧龙”，一面不由地为自己是个实验人而自豪。

但在那歌舞升平的热闹中，我心中涌过的又有一缕悲凉。这会是高中第一且唯一的一次军训，过去之后就再无了，这些场景，也是最后一次看见了。这军营，明日就要告别。而这个十连，几个月后也将不复存在呢。

“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迎接光辉岁月。”周围都回荡轻声和。时光啊请你走得慢一点，好让我清楚记住此时的悸动吧。我并不想一个人孤零零地奔向那光辉的岁月，我希望在我身旁的，能是这些可爱的人们，我们一起拥抱光辉岁月。

这样温馨的时光，仅有今宵有。

伤别离

“其实，我还挺想留下的。”

倚在门边的她悄声道出了所有人都竭力隐藏的小心声。

五天最终还是毫不停息地溜走了，空留我们捡拾回忆：第一天教官教我们用“野兽派”唱法吼《我是一个兵》，还教唆我们拿着金嗓子到处询问别的教官“你今天吃药了吗”，将严肃气氛一扫而空；第二天我的手腕不知何时划了一道口子，是同宿舍的她们帮我仔细冲洗伤口，小心地抹上芦荟膏；第三天我们围着火炉喜滋滋地向鸡翅肉丸开火，满不在乎地咬掉黑炭似的表皮吃得不亦乐乎，我甚至还有幸吃到了班主任烤的美味；第四天我们踢正步踢得脚生疼，却最终把杂乱的步伐归为了动人的一致踢踏声；最后一天我们挺直腰杆，在那句“结营仪式圆满结束”后尽力鼓掌但同时心中却是一沉。

故事的最后，在那张唯一的大合影定格后，我们交回了第一天领到的迷彩用品，迈出了军营的大门，背对着远离了我们和善的教官。

我回头最后将背后那座军营望上一望，还是拖着步子离别了它，别离了那段日子。

空气中还弥留着一丝留恋。我该如何去派遣，心中这难释怀的怅然。不如就将这段日子镌刻在我手腕处那道浅浅疤痕里吧。

待到下回军号再次吹响时，那些点滴的场景便又会透过层层迷雾，渐渐苏生。